

黃子翔(水月一)，藝文記者，自由撰稿人及編輯，網絡科幻小說創作人。把藝文路上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想，化作篇篇流水帳。
微科幻極簡劇場：vocus.cc/watermoonone/home。 電郵：watermoonone@gmail.com。



黃子翔

Art

流水帳

談到英國小說家George Orwell(奧威爾)，許多人或會立即想到今天讀來特別叫人百感交集的《動物農莊》與《1984》，浪人劇場的譚孔文卻是源頭追到底，還牽引觀眾一起在舞台上追溯George Orwell首本虛構小說《緬甸歲月》，穿透政治語境，回到他的精神故鄉，抓住纏繞其中的東方主義和超現實色彩。以該劇對照也是從殖民地時代走過來的香港，有何不可？
文：黃子翔 圖：浪人劇場



《緬甸歲月》以肢體動作與舞蹈，表現情慾等狀態。



譚孔文(右)於《紅絲絨》的演出。

愛恨緬甸
回溯奧威爾精神故鄉



《緬甸歲月》是浪人劇場首次改編外國長篇小說的作品。(插畫：林穎詩)

Theatre

George Orwell的名著《1984》與《動物農莊》大概無人不識，然而最初搖動譚孔文改編其作品的力量，卻是村上春樹受《1984》啟發的《1Q84》，引起他閱讀、重溫George Orwell作品的興趣，而他也從有着濃厚政治指涉的《1984》看出點點不一樣，他會以愛情小說視之，因

脈相承的東西，他所描述的題材，也就是關心人的狀態，其實分別不大。」《1984》固然去蕪存菁、有話要說，「《緬甸歲月》是有點貪心的，甚麼都寫，我覺得他還沒完全找到自己寫作的Objective。」

改編《緬甸歲月》想法醞釀已久，到了落實階段，他僅以一個月時間，就擬定改編方向，並再一次轉化到他於劇場創作上的永恆主題——青春，而比起他從前對青春的想像是某個時期、階段，他現在覺得還可以從當下的身分，回望青春，多了敘事角度，「《緬甸歲月》也是George Orwell於約三十多歲時回想二十多歲的自己。」

階層一員主角的鬱悶展開，「他看到的不是緬甸人的苦難，他想為殖民管治推動一些改革，但他所關心的不是來自民間。」然而他畢竟也是既得利益者，似乎愈墮落愈快樂，而在情愛的恨與糾纏之間，該劇抹出一種墮落、靡爛的美和浪漫。

發展東方主義三部曲

浪人劇場以改編香港文學，或以香港文學為緣起的劇場演出著稱，曾把舒巷城、西西、董啟章及韓麗珠等的作品搬上舞台，《緬甸歲月》將是他們首次改編外國長篇小說，意義頗大，原來是小說裏面去對東方的想像，也就是



譚孔文(右)於《紅絲絨》的演出。



譚孔文再一次把原著意念，轉化到他於劇場創作上的永恆主題——青春。

Info

《緬甸歲月》

日期：5月13日(五)及14日(六)/8:00pm

5月14日(六)及15日(日)/3:00pm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網頁：www.theatreronin.com.hk

神故鄉

Theatre

George Orwell的名著《1984》與《動物農莊》大概無人不識，然而最初搖動譚孔文改編其作品的力量，卻是村上春樹受《1984》啟發的《1Q84》，引起他閱讀、重溫George Orwell作品的興趣，而他也從有着濃厚政治指涉的《1984》看出點點不一樣，他會以愛情小說視之，因為故事的引發點，便是

男女主角之間的關係，進而引伸到同樣迷住譚孔文的心理狀態——孤獨，「《1Q84》就像村上春樹臨摹George Orwell描寫一個人的孤獨狀態。」

他從村上春樹的《1Q84》，讀到George Orwell的《1984》、散文等等，再進一步追源溯流，翻開後者較鮮為人關注的首本虛構小說《緬甸歲月》，發現創作後期避用複雜詞彙與空泛比喻的他，曾於《緬甸歲月》，以華麗詞藻行文風格，初試啼聲，「然而我仍然看到當中一

脈相承的東西，他所描述的題材，也就是關心人的狀態，其實分別不大。」《1984》固然去蕪存菁、有話要說，「《緬甸歲月》是有點貪心的，甚麼都寫，我覺得他還沒完全找到自己寫作的Objective。」

改編《緬甸歲月》想法醞釀已久，到了落實階段，他僅以一個月時間，就擬定改編方向，並再一次轉化到他於劇場創作上的永恆主題——青春，而比起他從前對青春的想像是某個時期、階段，他現在覺得還可以從當下的身分，回望青春，多了敘事角度，「《緬甸歲月》也是George Orwell於約三十多歲時回想二十多歲的自己。」

George Orwell曾作為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，服役五年，他後來把這段經歷，融合小說創作，寫成《緬甸歲月》，當中對味道的仔細描寫，好像緬甸的花、市集的食物、緬甸女人的氣味，反映作者對該地有着儼如精神故鄉的強烈情懷。浪人劇場的宣傳文案上，有句話說得好：「沉沒百年殖民時光的情愛與墮落」，劇場構作簡成凝補充，《緬甸歲月》發生在一個約三千人的小鎮裏，一個俱樂部內所發生的事情，一幫英國人窩在俱樂部歡樂混沌，飲酒度日，充斥殖民地的造作與謊言，故事就以這班尊貴



浪人劇場的演出，多由香港文學為起點，好像《一劍蜀山》的創作靈感，便源自還珠樓主小說《蜀山劍俠傳》，以及徐克電影《新蜀山劍俠》。

階層一員主角的鬱悶展開，「他看到的不是緬甸人的苦難，他想為殖民管治推動一些改革，但他所關心的不是來自民間。」然而他畢竟也是既得利益者，似乎愈墮落愈快樂，而在情愛的恨與糾纏之間，該劇抹出一種墮落、靡爛的美和浪漫。

發展東方主義三部曲

浪人劇場以改編香港文學，或以香港文學為緣起的劇場演出著稱，曾把舒巷城、西西、董啟章及韓麗珠等的作品搬上舞台，《緬甸歲月》將是他們首次改編外國長篇小說，意義頗大，原來是小說裏西方對東方的想像，也就是東方主義，那種東西混合的奇觀，特別讓譚孔文迷戀。他闡述，George Orwell的內在有着東方思想，於《緬甸歲月》表達得頗為明顯——緬甸是一個佛教普及的國家，「小說裏也提到因果業報。」George Orwell多被視為反極權作家象徵，但他的東方思想卻乏人討論，這也提起譚孔文改編的興趣，他甚至想到或以此為起點，作為香港文學劇場系列的副綫，發展浪人劇場的「東方主義」三部曲，讓兩者互相影響、啟發。

除了東方主義，他還想在舞台上烘托他在故事中所見的超現實色彩，並從聲音、想像、身體等不同方式呈現，「《緬甸歲月》是一套很男人的戲，有五個男性角色，應該有種能量，所以想藉着演員的肢體動作表達。」於是他邀了李偉能編舞，配合現場爵士鼓演奏，開發演員的身體，「作為另一層皮膚，披上情慾等狀態，將之模糊化、意象化、唯美化。」

說到底，在《緬甸歲月》中，最觸動譚孔文之處，是男主角其中一句話，「他想找到一個人，跟他一起愛緬甸、恨緬甸」。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，說中太多人的心事了。